

红
尘大梦
浮世成伤
——
萧红传

桑妮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红
尘大梦
浮世成伤

桑妮 著

萧红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大梦,浮世成伤:萧红传/桑妮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500-1085-7

I. ①红… II. ①桑… III. ①萧红(1911~1942)—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3236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名 红尘大梦,浮世成伤:萧红传
作者 桑妮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师素珍
责任编辑 张越 黎紫薇
选题策划 师素珍
特约编辑 彭晓蓝
营销统筹 卢渔 杨蕊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1/32 880mm×1230mm
印张 8.2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ISBN 978-7-5500-1085-7

赣版权登字:05-2014-21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篇：落红萧萧里，烟花那么冷

她于那乱世，一路静默，一路无念，不可言说，不可牵挂。

那乱世，太过芜杂，无可为念，容不下她的寂寞，落红萧萧里，烟花那么冷！

——题记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绿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才女萧红曾写就一首这般绵美的小诗。可惜，她终了都没能够等到自己的春天。

看她芜杂的一生，心中会兀自生出冷意来；看她的文字，亦会不由得全身冰冷起来。怪不得会有人如是说：“看她的书，一定要在最明亮的阳光下，看到全身冰冷时，望见温暖的阳光才有得安慰：过去了，都过去了，书中的事离我很远，我正活在幸福和安定之中”。

可是，这话语于我而言，却甚是不管用。

即使是在最温煦的阳光下，我还是会生出浓浓的冷意来。

这冷意，无论如何都挥散不开，她那浓烈的悲情一生，如同一条缠绕着我的蛇，让我于冷意中窒息着感受她，体察着“生之幻觉的创痛”。

看她，可以往前追溯十几年。那时节，女子心事纷繁，无处投递和寄问，唯有在文字的曲径中找到印痕。

可惜，她的文字并不暖心，她的文字里，满眼都是穷，饿，寒冷，蒙昧，荒蛮，死，看得人会不由心惊。然，她文字中的力量却让你无可抗拒，她拒绝一切黑暗，因为她生活在黑暗之中，所以她强烈地要求坐在开花的苹果树下，有粉红的日光透过繁花斑斑驳驳，轻柔地跳跃在金绿色的草地上，还有她的身上、脸上、睫毛上，这一切看得见的光明和美好。和这样的她在一起，你不必说话，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生之苦难使得她总是有急于倾诉的东西。你，要做的只是：听，心惊，感动。在她的别样人生里，沉溺。

这样的她，我断然不能不喜欢。

在我的北方老家，有一种水草，没人知道它的名字。它的叶子细细长长，三月，当大地还是一片枯黄时，它便在水边绿了一丛又一丛，蓬蓬勃勃之中，尽见的竟然是它们扎在水底冰里的根部。初初读萧红时，我就想到这水草。顽强，给人以苍绿的力的震撼的她，何尝不似这水草。

老家的书橱里，依然陈列着她各个时期的作品，那些泛黄脆裂的纸页之间，有她“向着温暖和爱，怀着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的触动人的美丽文字，公园，花草，晚霞……如是。

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她发自内心的对生命对美的敏感；我亦知道，爱和希望，一直一直都是支撑她在暗黑之中生存下来的动力。

这位文学麦田里的寂寞守望者，对文字的运用到了登峰造

极的境界。她出生在 1911 年的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的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皆在颠沛流离之中，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倾覆与压迫的张力并重，于冷于静中见到绝望的冷，以及那种不动声色的沦陷湮没，还有那些美好背后穿梭着的孤独冷寂。

她，始终兀自荒凉着，孤独着，寂寞着。无论是在文字里，还是在人生里。无可救赎。

多年来，我亦在她的这些文字里与她做更多的私密照会，更深透的触摸。

每一次的阅读，都成了一次心灵里观摩到的明媚又阴柔的舞蹈。她的那些辗转与流离，伤痛与幽暗，令人觉得她带着披离而出的嗖嗖寒意向你逼将过来，皆让我“沉重婉转至不可说”。

便是这般，我对她的际遇，更生了一份疼惜。

生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里，一生都在寻找爱，一生都在寻求依靠。我知道，宿命如此。可是，这世间素来残酷，为了一时一事的温暖，躲避了生活本有的沉重，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的。

她，亦如是。

她的一生，都在为了获得一时一事的温暖而活，在爱里更如此。对爱，她有着非常人的如饥似渴的追求，但凡看到一点点的温暖，就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她是太贪恋这爱里的温度了，所以，在经久的岁月里，她被烧得遍体鳞伤。这让她短如烟花的一生，都处在一种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却不能改变她这不安的悲凉命运。

回望与之有所纠缠的人，不难发现，谁都无法将她救赎到温暖的爱里。她所挚爱的祖父不能，她一生所要依赖的那几个爱人——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更不能够，就连她所敬重的鲁迅也还是不能够的。

在这世间，她只能一个人站在时空里，像个不谙世事不知所措的孩子，只呆拙拙地将那些伤痛悉数接住，而不晓得如何挣脱逃离。

这样的萧红，常常会让我想起我钟爱的黄碧云的小说《温柔和暴烈》里的人物，实在都是极为渴望关怀和温暖的女子，到头来却全落得漂泊半生的宿命。“何以不容于世”，黄碧云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每每看到，都会心惊，就如同看到了郁郁独行的萧红从那时光的荒野里行来一般。她写过的句子亦在眼睑处呈现：“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我知，我深知，这荒凉着的哪是她家的庭院，其实是她自己的一生。

她亦问过如是话语：“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这写照，何尝不是她苍凉一生的注解。

她的苦痛悲凉，绝不是无病呻吟。我想，灵魂在高处，她的寂寞绝不是谁能够轻易排遣的。

她为爱而生，可偏偏一再遇人不淑，她生命里的每一个男人皆是过客，皆是一把刀子，刺得她撕心裂肺的痛。汪恩甲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却在同居后抛弃了身怀六甲无助的她；萧军像个英雄一样从天而降，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深深相爱了，可他的爱是随性的，不能只给她一人。她想用深沉的爱挽回他，却招来他的拳脚相加。连尊严都没有的爱，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那时，她仍宿命般她有孕在身。在她心如死灰时，端木蕻良走进了她的世界，不过自我的端木给得了她普通人的婚姻，却给不了她渴念的爱及温暖。

她这一生，一再用心去爱，却一再被伤得遍体鳞伤。

只感叹，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在那乱世竟无人能安抚得她。

好些时候，我都想为她慎重地抄录下一句这样的话——
“我只是一只蝴蝶，很偶然地，经过了生。”这，凄美得读了让人忍不住落泪的句子，最可印证她那遍尝世味杂苦的一生。只是，这里面有我太多的怜悯与疼惜，对她。

实则，她生而为人，从未曾有过蝴蝶的一丝一毫的潋滟，只有烟火般寂冷的坠落。

萧萧落红满园荒，且溅落人间的点滴，都那么冷，那么凉！

目录

序篇 落红萧萧里，烟花那么冷

第一章 旧故里草木深

庭院深深 003

微小的存在 009

还好，有他在 012

后花园时光。如数 016

感情的碎片 019

岁月在墙上剥落 022

她自才华 025

第二章 你，仍守着那孤爱

在玫瑰树下颤抖了 035

姻缘的奴没 038

第三章

烟花易冷，人事易分

只是孽缘生

050

非风花雪月

054

悲伤的城

057

他，骑白马而来

063

注定相惜相爱

069

愿爱，一直温暖如初

075

一场洪水的拯救

079

世事森然，无可洞明

082

锥心之痛

088

困顿中的相濡以沫

094

骨头里的天赋才情

099

《跋涉》，是把：双刃剑：.....

爱，只是她一个人的事.....

第四章 缘分落地生根，是你和他

青岛岁月.....

结识鲁迅，是最幸之事.....

以澎湃之势涉入文坛.....

最难得是知己.....

爱他，原来如同含笑饮毒酒.....

想要的，只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幸福.....

第五章 跟着红尘，浪迹一生

终劳燕纷飞.....

他，亦非她的良人.....

107

113

123

130

141

147

152

161

169

173

香港之殇	176
------------	-----

跋 你始终一个人

附录：

萧红作《生死场》序	189
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191
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196
和萧红偶然相识	206
我的同学萧红	216
萧红在北京的时候	222
追忆萧红	239
萧红逝世一周年祭	247

第一章
Chapter · 01

旧故里草木深

庭院深深

微小的存在

还好，有他在

后花园时光。如歌

感情的碎片

岁月在墙上剥落

她自才华

庭院深深

“人生难描，如桃花难画。因人世浮光掠影，千头万绪，写人山河浩淼，写得博而静最不易。”我喜欢的女子曾在张爱玲传记中如是写道。

这体会，我亦是感同身受。

书写萧红这个奇女子，我需在心底静静地缜密地理出一个头绪来，过程如同乱团中抽丝。

从1911年到1942年，时光那么荒凉，让人不忍目睹：庭院深深的寂冷；私奔路上的困顿；以为获得的此生最爱原来不过是个心障；想要过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却陷入更深的孤寂；动荡中病了的残身竟还遭受了庸医的误治而痛苦万分；最终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

在时光的荒野与历史的洪流中，她渐行渐近，依稀仿佛间，那个灵动的还不知少年愁滋味的快乐的小萧红，正清浅地停驻

在呼兰河畔。不过，只一忽儿，那纯真的小女孩，就被一股冷意森然的气流卷席，几经回合便满脸不堪的沧桑。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曾饮憾如此写道。在这她恰好为后人写下的对自己最精准的诠释里，我不由循着她曾经的足迹与她来一场不诉别离的相约。

光影停驻，那时的呼兰县城，还是闭塞的、守旧的。虽然它隶属的哈尔滨城已有了现代大都会的意蕴，虽然它也陆续有了商会、银行、邮局、工厂、学校之类，但是骨子里还是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见不得世面，也见不了世面。

作为县城，它确实小得可怜，仅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两条大街，一个十字街口即集合了全城精华。十字街口上，牙医门前挂着的画着很大一排牙齿的招牌，应当是城里最早的广告了。东二街道上一家火磨，两家设在庙里的学堂，还有一条不知颠覆过多少车马、淹死过多少家畜的大泥坑，再无什么可以让人记忆深刻的店铺。

小胡同里，整日冷冷清清，一天到晚看不见几个行走的人。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萧红，人们很有可能就会忽略掉它的存在。这座中国最东最北部的小城，在地图上不过是省城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小圆点。虽然，松花江的那条叫做呼兰河的支流，日夜不息地从它中间流经，也不能让它变得盛大而被万千人所知。

是萧红，唯萧红，让它被世人所熟知。

百年前，萧红生于它的河畔。在一家深深庭院里，她以横空出世的姿态降生。

可是，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她饮它的水得以被很好地抚育，她亦在它的华美婉约的馈赠里流传于世；然而，她又是那么迫切地想要离开它的怀抱，飞奔逃离到另一片流域。

她生于斯，长于斯，却歌哭于异地。

她，这个爱做梦的孩子，始终向往着呼兰河外的天空，在羽翼还未丰满时就不顾一切地悄然飞离！然而她做不了真正的候鸟，虽然她至死都无比眷恋这片流淌着呼兰河清澈水流的冻土，却再等不到春暖花开之际带着穿心的箭镞回归。

不知，这是不是亦是它给予她的宿命。

1911年，萧红出生。

那一年，正值辛亥革命。有人说，时间的契合，使得她的生命始终暗含了一种叛逆、哗变的物质。

其实，还有更悲情的。

那一天，正值端午节，是流亡诗人屈原投江自沉的忌日。这，为她终生漂泊流亡的生之宿命埋下了浓重的一个伏笔。

曾有诗人说，“天才都仿佛是注定要寂寥一生的。孤单地来，寂寞地走。”

我想，这也许是给她传奇人生浓墨重彩描下的痕，好让人有个伤寒的踪迹，可循。

话说，萧红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真正的欢愉。原本，她的重男轻女的父母是渴盼着一个儿子的出生的。加之，她又出生在屈原的忌日里，在那个闭塞的小县城里，迷信是自然，不迷信才怪诞。所以，家里人皆认为这是个不吉利的日子，还把她的生日改为6月2日。

多年后，萧红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亦写过自己的出生：“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她，并没有提自己的生辰几何。也许，于她也是一种忌讳。